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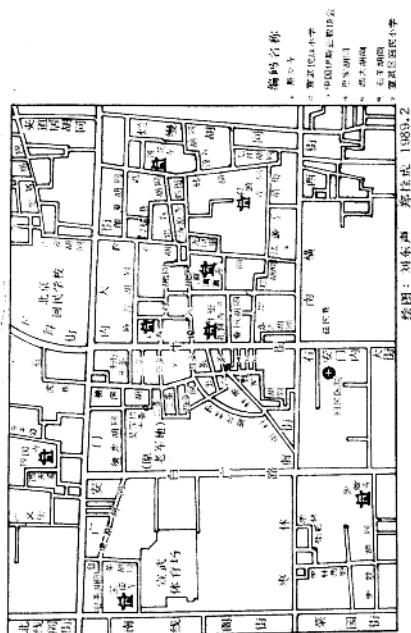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牛街

刘东声 刘盛林

北

社

牛街地区街巷示意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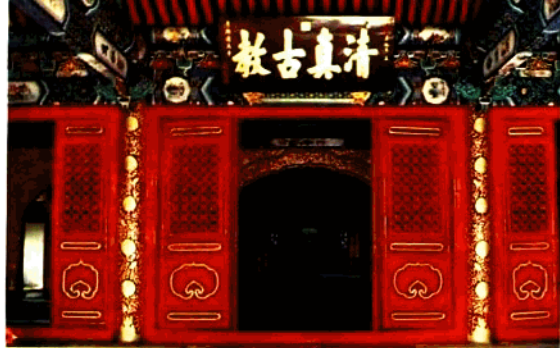
牛街礼拜寺所存康熙圣旨牌



从牛街看礼拜寺。红栅栏门后建筑为望月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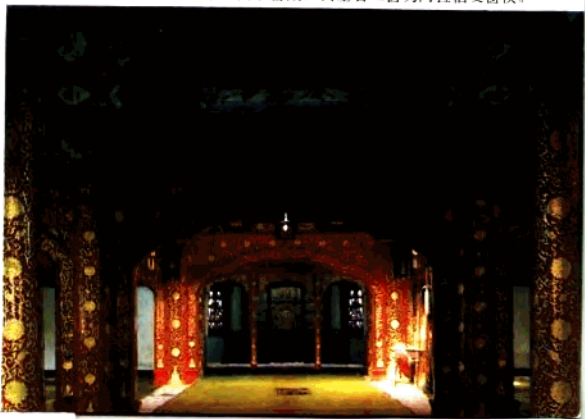
牛街礼拜寺大殿外观





大殿抱厦

大殿内部。最里面系窑殿，其左右二窗为阿拉伯文窗棂。



礼拜寺院内邦克楼
(唤拜楼)



礼拜寺东南跨院内筛海坟



前 言

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56个兄弟民族。回族,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族,共有721万多人,占全国总人口的0.7%强。北京市回族人口据1987年测算统计为18.5万人,占北京市人口的2.01%,而其中宣武区占的比重尤大。宣武区人口56万多人,其中回族31900人,占全区的5.7%,大部分集中居住在牛街一带。

牛街作为一条回民聚居的街道,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。尤其元、明、清以来,北京一直是中央政权所在地,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,很多民族政策都从这里制定推广到全国,各地的民族关系也必然反映到北京。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牛街礼拜寺矗立在这条街道上,接纳着来自国内外的穆斯林。因此,无论研究北京史、民族史、宗教史或近代史,都离不开牛街。长期以来,研究整理牛街的历史已成为牛街有识之士迫切的愿望。还在1978年,已故的政协委员马祝三先生就曾各处走访,搜集了不少素材。1985年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出了《关于征集与牛街地区回民有关的历史资料》的启事,并附发了征集提纲,两年多来搜集到30多万字资料,宁夏大学副教授杨明德(新民)、云南大学教授杨兆钧(泽新)、新疆文史馆王梦扬(微言)、北京大学杨汝岱(雪门)以及马敬儒、唐震宇、杨文

联、马崇义、刘树琛等老先生都撰写了重要的资料。1987年下半年起，经久居牛街的回民刘东声、刘盛林、马耀3位同志反复调查核实，由刘东声、刘盛林用8个多月的时间参考这些材料撰写了《北京牛街》一书的初稿，这就是今天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。这本书，记下了有关牛街的翔实史料，实现了广大回民的宿愿，是值得庆贺的。

本书所撰写的资料，除牛街的历史沿革外，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为时间上限，如再往前提，就很难收集到亲身经历的资料了。时间的下限，基本上截止北京解放初期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和事，多有档案可查，知者较多，留待来日整理。当然有些事情很难以时间划线，解放后的情况也略有涉及。

由于我们接触面有限，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也都有局限性，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希望各界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今后修正补充。

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89年10月

目 录

前 言.....	(1)
沿 革.....	(1)
经 济.....	(29)
政 治.....	(74)
宗 教(清真寺).....	(124)
教 育.....	(147)
医 药.....	(189)
民 俗.....	(197)
结束语.....	(214)

沿 革

牛街，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西南隅，呈南北走向，北起广安门大街，南至南横西街，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街道。牛街一带是北京市最大的回民聚居区。以牛街为中轴，在它的东西两侧，有大小几十条胡同，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回族居民。牛街回民聚居区由于历史悠久，不仅在国内颇有影响，在伊斯兰教世界也是闻名的。

历史上的牛街，其地理位置正处于唐代幽州藩镇城之中。后来辽的陪都——南京，金代都城——中都，都是沿唐代幽州藩镇城拓建而成的。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载：“南城，在今城西南，唐幽州藩镇城及辽、金故都也。”《日下旧闻考》引文维简《塞北事实》：“燕山京城东壁，寺名悯忠，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……。”采师伦书《重藏舍利记》称：“（悯忠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。”悯忠寺的位置确定下来，对于牛街的位置即可了若指掌了。牛街东距法源寺（即悯忠寺）约半里之遥，则牛街过去正处在幽州唐藩镇城的子城之中，是有文字资料可证的。

牛街，曾名柳河村、冈上、牛肉胡同、礼拜寺街。这几个名称，代表着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反映着它的历史沿革。

我们先从柳河村这一旧地名说起。作为柳河村，其前提一定是河水潺潺，绿柳掩映的所在。但是历史上的唐幽州镇城之内没

有河流经过的记载。据郦道元《水经注·灋水》载：“……又东与洗马水合，水侧城南门东注……。”灋水，又名桑干河、卢沟河、浑河，即今永定河，下游自卢沟桥下通过，洗马沟是今天的莲花河。何以知道它是莲花河呢？《水经注》引《后汉书》：

“世祖（刘秀）与姚期出蓟至广阳（即今长辛店一带），欲南行，姚期与之奋战开道于洗马沟畔。”洗马沟既是刘秀等南行所要经过的河流，而这个河流又流经蓟城南门之外，所以洗马沟即今之莲花河可资证明，同时也就完全证实了唐幽州镇城内无河流通过。待到辽代，依唐蓟镇城建立了陪都南京。辽统治者惯于“岁时游猎”，并无久住燕京之意，因此对这一原来的幽州镇城，并没有投入大规模的营建，只是在子城之内修建了一组宫室，以备辽主“游幸”而已。金灭辽以后，直至海陵王篡权，于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，金迁都于燕京，改燕京为中都。从此大事营建中都，城池扩大，城市中心西移，据传在今白广路西侧附近。据记载，燕京城大半入宫室，规模宏丽，极其豪华。为了建设园林的需要，把发源于城西的所谓西湖（即莲花池）的水引入城中，河流自西而东，入城后南流。从这时起，城内即今牛街一带开始有了河流。今牛街稍西，有地名吴家桥，或系当年河道支流经过的地方而得名。因为北京地名中，凡以桥命名的地方，当年都曾有水、有河流。吴家桥这个地名给牛街一带曾有过河流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。清光绪《顺天府志》在牛街条内，引宋范成大《揽辔录》：“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使金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，燕至毕，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堤……入金之丰宜门（金之南门），过玉石桥，上分三道，皆以栏楯隔之，雕刻极工。中为御路，亦栏以杈子，两旁有小亭，中有碑，曰龙津桥。”这就是当年金中都城内豪华景象的写照。

元灭金，金中都守将投降献城。缘蒙古军于1211年突破南口一带天险^①到1215年之役，蒙古人由古北口入塞，先掠取中都之东的景、蓟、檀、顺以及通州等地，然后再向西进攻中都^②。当蒙古军包围中都不久，金守臣完颜承晖自杀，抹燃尽忠逃跑，中都居民开城投降^③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说明中都并未遭到兵灾的过多毁坏。况且蒙古将领石抹明安原来是金朝将领投降过去的，他们了解中都的特殊地位，而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。不幸的是，蒙古人进驻之后两年，即1217年，是年为成吉思汗十二年，岁在丁丑，着了一把大火，把金朝宫殿烧毁^④。这之后，金都就日益荒芜了，昔日的宫阙变成了阡陌，剩下的只有掩映着“御河”的垂柳，这就为以后“柳河村”地名的出现，提供了可能的条件。但柳河村之名，最早也要到元大都建成之后若干年，那时南城（指金中都旧城）已完全沦为郊野，也就是柳河村被命名之时。

应该指出，自中都陷落到忽必烈称帝，其间尚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，这时的中都又改称燕京。尽管中都已成废墟，它仍然是大蒙古国所管辖下的“汉地”的首府。蒙古大汗派遣达鲁花赤（断事官）作为自己的代表，驻守在这里，以处理“汉地”的各种事务。也就是说，在金、元之际的燕京，仍是北方重镇，并不因为它的残破而减色。

牛街，又称“冈儿上”、“藁上”或“阁上”。清《顺天府志》在南燕角条下说：“南燕角，俗讹烟阁，少南曰燕藁儿，藁即角之误也。”看来冈、藁、阁，均系角字之讹音。更具体地

① 见《金史》卷十三《卫绍王纪》，《元史》卷一《太祖纪》，卷一百九十《木剌蒙传》，卷一百二十《札儿火者传》。

② 见《元史》卷一百五十《石抹明安传》。

③ 见《金史》卷一百一《承晖传》、《抹燃尽忠传》，《元史·石抹明安传》。

④ 见程巨夫《旂檀佛像记》，《雪楼集》卷九。

说，这几个字的讹音，均与燕角有关。燕角在什么地方？明张爵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载：“燕角儿在广宁门、右安门内西南角。”所指的也正是牛街一带。有人明确指出：“冈儿上”当系指现在广安门内，南线阁南口以东原来一片空旷地带的共名或泛称。犹如宣武门内南闸市口以北一带被称作“坡儿上”，西山模式口村以东被称作“碑儿上”是一样的。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冈上名称的来源是合乎情理的。但也有人认为“冈上”就是指这里地势高耸，以地貌而言。牛街过去地势较高是事实，今天牛街西侧房基均高出马路不少。但今天牛街一些老人仍把《冈志》称作《藁志》，把燕角称作“烟藁”或“烟阁”，南燕角、北燕角（即今南线阁、北线阁）读音为“南阳藁”、“北阳藁”。看来这两种解释都是讲得通的。“冈上”之名，至清初仍在沿用。

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的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说：“白纸坊，五牌二十一铺，在新城广宁门、右安门西南角。”有“……牛肉胡同，大圣安寺，小圣安寺，教子胡同……。”从其地名的排列来看，“牛肉胡同”所指显系今天的牛街。而牛街一名，可能由牛肉胡同一名演绎而来。又据刊行于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的《宛署杂记》第五卷《街道》载称，在白纸坊五排二铺有礼拜寺街，老君堂街……。不知为什么，较《胡同集》刊行晚30多年的《宛署杂记》，不沿原来“牛肉胡同”旧名，而另以礼拜寺街称之。目前只能说，牛街的曾用名又多了一个“礼拜寺街”而已。

牛街之名，或开始于清初，刊行于康熙二十五年的《日下旧闻》，已有牛街地名出现。但成书时间与《日下旧闻》差不多的《冈志》，则仍沿用旧名，令人费解。还有一说，牛街曾名榴街。因为这一带曾遍植石榴（是西域人带来的种子），用以名街。

并说牛街是榴街的音转。但是遍查坊巷籍志均不见榴街之名。况且石榴自汉代就已传入中国，加以石榴在北京，由于气候的关系，不能遍植成林，只宜盆栽以供观赏。北京俗谚说：“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”，是老北京对有钱人家的一种形容，不独是回族。故榴街一名，恐嫌牛街之名不雅，想用榴街加以雅化吧！？

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和变迁

据历史记载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，可追溯到唐永徽二年（651年）。此后即有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不断来华。唐天宝九年（750年）安史之乱起，黑衣大食^①曾派兵东来，帮助唐王朝平乱。安史之乱之后，这一支黑衣大食兵，多不愿返回，而被安置于九江地区并准许他们择配。这是第一次定居中国数量较多的西域穆斯林^②。而更多的西域商人涌入中国是在南宋。宋偏安于临安（杭州），国库开支浩繁，为了增收，乃大开海上贸易。设番掌司、市舶司，专理其事。在沿海各地对来华的西域商人，专辟居住区，称作“番坊”。坊内自成风气。当时称这些海舶商人为“番客”，他们之中有携眷者也有与中国妇女婚配定居的，其所生的子女称“土生番客”。这些“土生番客”在长时间内，子孙繁衍，人口日多。但在唐宋以前的中国政府，只认为他们是侨居中国的西域人，而番客自己也并未以中国人自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毕竟不再回去了，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居民。日后，这些定居下来的番客，就成了回族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① 黑衣大食：即阿拉伯在阿巴斯王朝时中国对它的称谓。

② 穆斯林：阿拉伯文音译。信仰伊斯兰教者的通称。原意为“顺从者”，指顺从真主安拉的人。

蒙古人崛起，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大举西征，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、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。随着战争的转移，就有大批的波斯人、阿拉伯人和中亚细亚人被迁徙东来。人数多至数十万，其中一些年轻的军士，就被编入蒙古军的“探马赤军”^①服役。忽必烈统一中国后，建立了元王朝。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元世祖下诏，令探马赤军“随地入社，与编氓等”^②。这样一来，众多来自西域的军士，在中国各地就地落户，并与当地中国妇女成亲。由于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原因，这些人很自然地聚族而居。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使回民散处于全国各地，形成了无数聚居村镇，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局面。

以上简单概括地叙述了回民聚族而居和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形成。北京也和全国各地一样。北京市内回民居住的情况，也呈现为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。牛街则是“小集中”群里一个较大的回民聚居点。牛街回民的来源和这一聚居区形成的起因和年代，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文字记载，这里仅就史料所及作初步的探讨。

前面，叙述历史沿革时，曾谈到牛街的历史地理。牛街位于唐代幽州藩镇城，即辽、金故城之中。从历史记载来看，辽与回纥人往来很密切，并有与大食王联姻的记载。辽与回纥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是很多的，如在辽的上京临潢府（今内蒙巴林左旗南）南门外有回鹘^③营，即回鹘商人居住的地方，犹如南宋的番坊。但在

① 探马赤军：成吉思汗攻金时，以所属部族编为五部，名为“探马赤军”。除蒙古族外包括色目人和汉人。在战争中出力很大。探马赤军实际类似野战军的性质。

② 编氓：即编民。氓字据古训为“自彼来此之民曰氓”。就是外地流入的人民。

③ 回鹘：即回纥。唐贞元四年（788年）改回纥为回鹘，元明时称畏兀儿，即维吾尔族。

辽的南京析津府（今北京），并无回回营（即回鹘营）的记载。到了金代，金把辽的南京变成金的都城中都，金拓建了南京，使城内“大半入宫室，百姓绝少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城内，尤其是临近其“大内”的现在牛街附近，恐难有回民聚居于此。1215年金中都为蒙古军所攻占，从此北京地区发生一场新的变化。从中都被蒙古军攻陷至忽必烈称帝，这期间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，中都被改称燕京，如前所述，燕京仍是北方的政治、军事重镇。

蒙古族的统治者，在许多重要问题的处理上，乃至日常行政管理等等，多依靠色目人。色目人当中主要是来自阿拉伯、波斯、中亚细亚的回回。据记载这里曾聚居着数以万计的回回人口^①。还有人考证，牛街礼拜寺就是始建于元代的。从寺的规模也可想见当时这里的伊斯兰教徒之多，这不仅可以窥知当时人口的多寡，更可推断这一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年代。更有实物可凭的是目前牛街礼拜寺内东跨院，有两座筛海^②坟，墓石上镌刻着古语法的阿拉伯文。西边所瘞者为筛海阿哈默德·布尔塔尼，殁于至元十七年八月（1280年）；东边则是筛海阿里，殁于至元二十年十二月（1283年）。这两位筛海很可能是牛街寺的掌教，先后逝世于此。筛海墓的存在，不仅可以作为牛街寺创建年代的物证，也是牛街回民聚居区形成时间的一个旁证。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一般通例，凡有清真寺的地方，即必须当地穆斯林聚族而居。这是因为，过去的清真寺不仅仅是为教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，同时它也是聚

① 见王恽《秋涧先生集》卷88：“今体察到本路（中都路）回回入户，自壬子年元籍，并中统四年续抄，计二千五百九十三户。”按平均每户五口人计算，人口达万余。

② 筛海：阿拉伯语译音。指伊斯兰教中具有很高宗教学识和修养的人，也可以解释为“长者”。

居区社会活动的中心。早年清真寺的伊玛目^① 不仅掌握宗教权，在其所辖的坊^② 内，教民的婚、丧等生活问题甚至民事争端的调停处理，也都过问。这种情况，恐与伊斯兰教的教规和当年“番坊”组织有关。坊内自成系统，伊玛目就是坊内当然的首脑。正因为清真寺在聚居区内的地位如此重要，所以哪里有回民聚居，那里必定有清真寺。以同样的道理，牛街礼拜寺最可靠的始建年代是在元朝。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，是在牛街礼拜寺建寺稍前的年月。至于传说中，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朝（宋太宗至道二年，即公元996年），或按当时这里政权属辽，在辽圣宗统和十四年（公元996年）的说法，将在本书清真寺章节内加以叙述。我们认为，这一说法目前没有发现较为可靠的文字佐证。在这里姑存此说，以留待今后研究。

元建大都于旧城之北。大都建成后元帝下诏，旧城居民迁移新城者，其条件是：“以贫高及居职者为先。”元朝的穆斯林确有不少人身居要职，从这规定可知凡有钱人家或在职官员，优先迁入新城，而旧城内剩下来的只有平民百姓。于是使旧城更染上一层穷苦的色彩，越加显得荒凉了。据记载，有一个时期，原中都的遗丘废墟之间，已成了杀人越货、逃役走私出没之所。元王朝为了大都本身的安全，不得不多次在旧城进行划除活动。至明

① 伊玛目：阿拉伯语音译。即清真寺内掌管教务的人。在伊斯兰教国家伊玛目与中国所说的“阿訇”没有什么区别。“阿訇”是波斯语，北京习惯汉译为“教长”。而伊玛目在中国回族中指的是清真寺的行政负责人。过去伊玛目是世袭的，子承父职，汉译为“掌教”。清真寺内伊玛目为大掌教，还有二掌教（海推布）、三掌教（穆安金），也为世袭。而阿訇则是聘请的，任期届满可以换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宗教界已取消了世袭制度，寺务由“民主管理委员会”负责。对阿訇，为取得和国外一致称谓，有时也称作伊玛目。

② 坊：市街村里的通称。旧社会回族聚居地区，按清真寺对居民区执行宗教活动的范围，称之为坊。犹天主教的“教区”。回民过去说“坊上”就是指一个地区，“坊众”即指这一地区内的回族群众。